

文心雕龍卷之八

比興第三十六

詩文弘奧，包韞六義。毛公述傳，獨標興體。豈不以風通而賦同，比顯而興隱哉？故比者附也，興者起也。附理者切類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擬議。起情故興體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比則畜憤以斥言，興則環譬以記諷。蓋隨時之義不一，故詩人之志有二也。觀夫興之託諭，婉而成章，稱名也小，取類也大。關雎有別，故后妃方德；尸鳩貞一，故夫人象義。義取其貞，無從於夷禽；德貴其別，不嫌於鷺鳥。明而未融，故發注而

後見也且何謂爲比蓋寫物以附意颺言以切事者也故金錫以喻明德珪璋以譬秀民螟蛉以類教誨蝸蟾以寫號呼幹衣以擬心憂卷席以方志固凡斯切象皆比義也至如麻衣如雪兩駮如舞若斯之類皆比類者也襄楚信讒而三閭忠烈依詩製騷調兼比興炎漢雖盛而辭人夸毗詩刺道喪故興義銷亡於是賦頌先鳴故比體雲構紛紜雜選信舊章矣夫比之爲義取類不常或喻於聲或方於貌或擬於心或譬於事宋玉高唐云織條悲鳴聲似箏籟此比聲之類也枚乘荒園云烈烈紛紛若塵埃之間白雲此

則比貌之類也賈生鵬賦云禍之與福何異糾纏此以物比理者也王褒洞簫云優柔溫潤如慈父之愛子也此以聲比心者也馬融賦云繁縟絡繹范蔡說之此以響比辯者也張衡南都云起鄭舞壘抽緒此以容比物者也若斯之類辭賦所先日用乎比月忘乎興習小而棄大所以文謝於周人也至於揚班之倫曹劉以下圖壯山川影寫雲物莫不織綜比義以敷其華驚聽回視資此效績又安仁螢賦云流金在沙季膺春詩云青條若總翠皆其義者也故比類雖繁以切至爲貴若刻鶴類鷺則無所取焉

贊曰

詩人比興觸物圓覽物雖胡越合則肝膽擬容取心
斷辭必敢攢雜詠歌如川之渙

夸飾第三十七

夫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神道難摹精
言不能追其極形器易寫壯辭可得喻其真才非短
長理自難易耳故自天地以降豫入聲貌文辭所被
夸飾恒存雖詩書雅言風格訓世事必宜廣文亦過
焉是以言峻則嵩高極天論狹則河不容舠說多則
子孫千億稱少則民靡孑遺襄陵舉滔天之目倒戈

立漂杵之論辭雖已甚其義無害也且夫鴟音之醜
豈有泮林而變好荼味之苦寧以周原而成飴並意
深褒讚故義成矯飾大聖所錄以垂憲章孟軻所說
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也自宋玉景差夸飾
始盛相如馮風詭濫愈甚故上林之館奔星與死虹
入軒從禽之盛飛廉與鷦鷯俱獲及楊雄甘泉酌其
餘波語環竒則假珍於玉樹言峻極則顛墜於鬼神
至東都之比目西京之海若驗理則理無不驗窮飾
則飾猶未窮矣又子雲校獵鞭宓妃以饒屈原張衡
羽獵困玄冥於朔野樂彼洛神旣非魑魅惟此水怪

亦非魑魅而虛用濫形不其踈乎此欲夸其威而其
事義睽刺也至如氣貌山海體勢宮殿嵯峨揭業眉
燿焜煌之狀光采煒煒而欲然聲貌岌岌其將動矣
莫不因夸以成狀泐飾而得奇也於是後進之才獎
氣挾聲軒翥而欲奮飛騰躑而羞跼步辭入煒煒春
藻不能程其豔言在委絕寒谷未足成其凋談歡則
字與笑並論感則聲共泣借信可以發蘊而飛滯披
瞽而駭聾矣然飾窮其要則心聲鋒起夸過其理則
名實兩乖若能酌詩書之曠旨剪揚馬之其泰使夸
而有節飾而不誣亦可謂之懿也

贊曰

夸飾在用文豈循檢言必鵬運氣靡鴻漸倒海探珠
傾崑取琰曠而不溢奢而無玷

事類第三十八

事類者蓋文章之外据事以類義援古以證今者也
昔文王繇易剖判爻位既濟九三遠引高宗之伐明
夷六五近書箕子之貞斯略舉人事以徵義者也至
若胤征羲和陳正典之訓盤庚誥民叙遲任之言此
全引成辭以明理者也然則明理引乎成辭徵義舉
乎人事迺聖賢之鴻謨經籍之通矩也大畜之象君

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亦有包於文矣。觀夫屈宋屬篇，號依詩人，雖引古事而莫取舊辭。唯賈誼鵬賦始用鷓冠之說，相如上林撮引李斯之書，此萬分之一會也。及楊雄六官箴，頗酌於詩書；劉歆遂初賦，歷叙於紀傳；漸上綜採矣。至於崔班張蔡，遂摭撫經史，華實布護，因書立功，皆後人之範式也。夫董桂同地，辛在本性，文章由學，能在天資，才自內發，學以外成。有飽學而才餒，有才富而學貧者，迺遭於事，義才餒者，劬勞於辭情，此內外之殊分也。是以屬意立文，心與筆謀，才為盟主，學為輔佐，主佐合德，文采必霸，才學福

狹雖美，少功夫以子雲之才，而自奏不學，及觀書石室，乃成鴻采，表裏相資，古今一也。故魏武稱張子之文為拙，然學問膚淺，所見不博，專拾掇崔杜小文，所作不可悉難，難便不知所出，斯則寡聞之病也。夫經典沈深，載籍浩汗，實群言之奧區，而才思之神臯也。楊班以下，莫不取資，任力耕耨，縱意漁獵，操刀能割，必裂膏腴，是以將贍才力，務在博見，狐腋非一皮能溫，雞蹠必數千而飽矣。是以綜學在博，取事貴約，校練務精，摭理須覈，衆美輻湊，表裏發輝。劉邵趙都賦，客云公子之客，叱勁楚令軟，盟管庫隸，臣呵強秦使

鼓缶用事如斯可謂理得而義要矣故事得其要雖
小成績譬寸轄制輪天樞運關也或微言美事置於
閑是綴金翠於足脛靚粉黛於离臆也凡用舊合機
不啻自其口出引事乖謬雖千載而為瑕陳思群才
之英也報孔璋書云葛天氏之樂千人唱萬人和聽
者因以箴韶夏矣此引事之實謬也按葛天之歌唱
和三人而已相如上林云奏陶唐之舞聽葛天之歌
千人唱萬人和唱和千萬人乃相如接人然而濫侈
葛天推三成萬者信賦妄書致斯謬也陸機園葵詩
云庇足同一智生理合異端夫葵能衛足事譏鮑莊

葛藟庇根辭自樂豫若譬葛為葵則引事為謬若謂
庇勝衛則改事失真斯又不精之患夫以子建明練
士衡沈密而不免於謬曹仁之謬高唐又曷足以嘲
哉夫山木為良匠所度經書為文士所擇木美而定
於斧斤事美而制於刀筆研思之士無慙匠石矣

贊曰

經籍深富辭理遐且高如江海鬱若崑鄧文梓共採
瓊珠交贈用人若已古來無情

練字第三十九

夫文象列而結繩移鳥跡明而書契作斯乃言語之

體貌而文章之宅宇也。蒼頡造之，鬼哭粟飛，黃帝用之，官治民察，先王聲教，書必同文，輶軒之使，紀言殊俗，所以一字體總異音。周禮保章氏掌教六書，秦滅舊章，以吏爲師，及李斯刪籀而秦篆興，程邈造隸而古文廢。漢初章律明著，厥法太史學童教試六體，又吏民上書，字謬輒劾，是以馬字缺畫而石建懼死，雖云性慎，亦時重文也。至孝武之世，則相如譔篇及宣成二帝，徵集小學，張敞以正讀傳業，楊雄以奇字纂訓，並貫練雅頌，總閱音義，鳴筆之徒，莫不洞曉且多。越京苑假借形聲，是以前漢小學率多瑋字，非獨制

異乃其曉難也。暨乎後漢，小學轉踈，複文隱訓，滅否大半。及魏代綴藻，則字有常檢，追觀漢作，翻成阻奧。故陳思稱揚馬之作，趣幽旨深，讀者非師傳不能析其辭，非博學不能縹其理。豈直才懸抑亦字隱，自晉來用字率從簡易，時並習易人，誰取難。今一字詭異，則群句震驚，三人弗識，則將成字妖矣。後世所同曉者，雖難斯易，時所共廢，雖易斯難，趣舍之間，不可不察。夫爾雅者，孔徒之所慕，而詩書之襟帶也。蒼頡者，李斯之所輯，而鳥籀之遺體也。雅以淵源，誥訓頡以苑囿，奇文異體，相資如左右肩股。該舊而知新，亦可

以屬文若夫義訓古今興廢殊用字形單複妍蚩異體心既託聲於言言亦寄形於字諷誦則續在宮商臨文則能歸字形矣是以綴字屬篇必須練擇一避詭異二省聯邊三權重幽四調單複詭異者字體環怪者也曹攄詩稱豈不願斯遊褊心惡啾啾兩字詭異大疵美篇况乃過此其可觀乎聯邊者半字同文者也狀貌山川古今咸用施於常文則鈕銛為瑕如不獲免可至三接二接之外其字林乎重出者同字相犯者也詩驗適會而近世忌同若兩字俱要則寧在相犯故善為文者富於萬篇貧於一字一字非少

相避為難也單複者字形肥瘠者也瘠字累句則纖踈而行劣肥字積文則黢黢而篇闇善酌字者參伍單複磊落如珠矣凡此四條雖文不必有而體例不無若值而莫悟則非精解至於經典隱曖方冊紛綸簡蠹帛裂三寫易字或以音訛或以文變子思弟子於穆不祀者音訛之異也晉之史記三豕渡河文變之謬也尚書大傳有別風淮雨帝王世紀云列風淫雨別列淮淫字似潛移淫列義當而不奇淮別理乖而新異傳毅制諫已用淮雨固知愛奇之心古今一也史之闕文聖人所慎若依義棄奇則可與正文字

矣

贊曰

篆隸相鎔蒼雅品訓古今殊跡妍蚩異分字靡異流
文阻難運聲畫昭精墨采騰奮

隱秀第四十

夫心術之動遠矣文情之變深矣源奧而派生根盛
而穎峻是以文之英雅有秀有隱隱也者文外之重
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獨拔者也隱以復意爲工秀
以卓絕爲巧斯乃舊章之懿績才情之嘉會也夫隱
之爲體義生文外祕響傍通伏采潛發譬文象之變

玄體川瀆之韞珠玉也故玄體亦爻而成化四象珠
玉潛水而瀾表方圓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氣寒而
事傷此羈旅之怨曲也凡文集勝篇不盈十一篇章
秀句裁可百二並思合而自逢非研慮之所果也或
有雕削取巧雖美非秀矣故自然會妙譬卉木之耀
英華潤色取美譬繒帛之染朱綠朱綠染繒深而繁
鮮英華曜樹淺而煒燁秀句所以照文苑蓋以此也

贊曰

深文隱蔚餘味曲包辭生牙體有似爻爻言之秀矣
萬慮一交動心驚耳逸響笙匏

文心雕龍卷之八

文心雕龍卷之九

稽瑕第四十一

管仲有言無翼而飛者聲也無根而固者情也然則
聲不假翼其飛甚易情不待根其固匪難以之垂文
可不慎歟古來文才異世爭驅或逸才以爽迅或精
思以纖密而慮動難圓鮮無瑕病陳思之文群才之
俊也而武帝誅云尊靈永蟄明帝頌云聖體浮輕浮
輕有似於蝴蝶永蟄頗疑於昆蟲施之尊極豈其當
乎左思七諷說孝而不從反道若斯餘不足觀矣潘
岳爲才善於哀文然悲內兄則云感口澤傷弱子則

云心如疑禮文在尊極而施之下流辭雖足哀義斯替矣若夫君子擬人必於其倫而崔瑗之誅李公比行於黃虞向秀之賦嵇生方罪於李斯與其失也雖寧降無濫然高原之詩不類甚矣凡巧言易標拙辭難隱斯言之玷實深白圭繁例難載故略舉四條若夫立文之道惟字與義字以訓正義以理宣而晉末篇章依希其旨始有賞際奇至之言終無撫叩酬即之語每單舉一字指以爲情夫賞訓錫賚豈關心解撫訓執權何預情理雅頌未聞漢魏莫用懸頌似如可辭課文了不成義斯實情託之所變文澆之致繁

而宋來才英未之或改舊染成俗非一朝也近代辭人率多猜忌至乃比語求蚩反音取瑕雖不屑於古而有擇於今焉又製同他文理宜刪革若排人美辭以爲己力寶玉大弓終非其有全寫則揭篋傍採則探囊然世遠者太輕時同者爲尤矣若夫注解爲書所以明正事理然謬於研求或率意而斷西京賦稱中黃育獲之疇而薛綜謬注謂之闔尹是不聞執雕虎之人也又周禮井賦舊有疋馬而應邵釋疋或量首數蹄斯豈辯物之要哉原夫古之正名車兩而馬疋兩稱目以並耦爲用蓋車貳佐乘馬儷駟服服乘

不隻故名號必震名號一正則雖單爲足矣疋夫疋婦亦配義也夫車馬小義而歷代莫悟辭賦近事而千里致差况鑽灼經典能不謬哉夫辯言而數蹄選勇而駟閹尹失理太甚故舉以爲戒丹青初炳而後渝文章歲久而彌光若能彙括於一朝可以無慙於千載也

贊曰

弄氏外射東野敗駕雖有雋才謬則多謝斯言一玷千載弗化令章靡疚亦善之亞

養氣第四十二

昔王充著述制養氣之篇驗已而作豈虛造哉夫耳目鼻口生之役也心慮言辭神之用也率志委和則理融而情暢鑽礪過分則神疲而氣衰此性情之數也夫三皇辭質心絕於道華帝世始文言貴於敷奏三代春秋雖泐世彌縟並適分膏臆非牽課才外也戰代枝詐攻奇飾說漢世迄今辭務日新爭光鬻采慮亦竭矣故淳言以比澆辭文質懸乎千載率志以方竭情勞逸差於萬里古人所以餘裕後進所以莫遑也凡童少鑒淺而志盛長艾識堅而氣衰志盛者思銳以勝勞氣衰者慮密以傷神斯實中人之常資

歲時之大較也若夫器分有限智用無涯或慙息企
鶴瀝辭鑄思於是精氣內銷有似尾閭之波神志外
傷同乎牛山之木怛惕之盛疾亦可推矣至如仲任
置硯以綜述敬通懷筆以專業既暄之以歲序又煎
之以日時是以曹公懼爲文之傷命陸雲歎用思之
困神非虛談也夫學業在勤故有錐股自厲志於文
也則中寫鬱滯故宜從容率情優柔適會若銷鑠精
膽感迫和氣秉牘以驅齡灑翰以伐性豈聖賢之素
心會文之直理哉且夫思有利鈍時有通塞沐則心
覆且或反常神之方昏再三愈黷是以吐納文藝務

在節宣清和其心調暢其氣煩而即捨勿使壅滯意
得則舒懷以命筆理伏則投筆以卷懷逍遙以針勞
談笑以藥勸常弄閑於才鋒賈餘於文勇使刃發如
新湊理無滯雖非胎息之萬術斯亦衛氣之一方也

贊曰

紛哉萬象勞矣千想玄神宜寶素氣資養水停以鑒
火靜而明無擾文慮鬱此精爽

附會第四十三

何謂附會謂總文理統首尾定與奪合涯際彌綸一
篇使雜而不越者也若築室之須基構裁衣之待縫

緝矣夫才量學文宜正體制必以情志爲神明事義
爲骨髓辭采爲肌膚宮商爲聲氣然後品藻玄黃摛
振金玉獻可替否以裁厥中斯綴思之常數也凡大
體文章類多枝派整派者依源理枝者循幹是以附
辭會義務總綱領驅萬塗於同歸貞石履於一致使
衆理雖敏而無倒置之乖群言雖多而無焚絲之亂
扶陽而出條順陰而藏跡首尾周密表裏一體此附
會之術也夫畫者謹髮而易貌射者儀毫而失墜銳
精細乃必踈體統故宜詘寸以信尺枉尺以直尋棄
偏善之巧學具美之績此命篇之經略也夫文變無

方意見浮雜約則義孤博則辭判率故多尤需爲事
賊且才分不同思緒各異或製首以通尾或片接以
寸附然通製者蓋寡接附者甚衆若統緒失宗辭味
必亂義脉不流則偏枯文體夫能懸識濼理然後文
節自會如膠之粘木豆之合黃矣是以駟牡異力而
六轡如琴馭文之法有似於此去留隨心脩短在手
齊其步驟總轡而已故善附者異旨如肝膽拙會者
同音如胡越改章難於造篇易字艱於代句此已然
之驗也昔張湯疑奏而再却虞松草表而屢譴並理
事之不明而辭旨之失調也及兒寬更草鍾會易字

而漢武歎奇、晉景稱善者、乃理得而事明、心敏而辭
當也。以此而觀、則知附會巧拙、相去遠哉。若夫絕筆
斷章、譬乘舟之振楫、克終底績、寄在寫遠、送若首唱
榮華、而勝句憔悴、則遺勢鬱湮、餘風不暢。此周易所
謂贅無膚、其行次睢也。惟首尾相援、則附會之體固
亦無以加於此矣。

贊曰

篇統間闕、情數稠疊、原始要終、踈條布葉、道味相附、
懸緒自接、如樂之和、心聲克協。

總術第四十四

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爲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
夫文以足言、理兼詩書、別目兩名、自近代耳。顏延年
以爲筆之爲體、言之文也。經典則言而非筆、傳記則
筆而非言、請奪彼矛、還攻其楯矣。何者、易之文言、豈
非言、文若筆、不言文、不得云經典、非筆矣。將以立論
未見其論立也。予以爲發口爲言、屬筆曰翰、常道曰
經、述經曰傳、經傳之體、出言入筆、筆爲言、使可強可
弱、分經以典、與爲不利、非以言筆爲優劣也。昔陸氏
文賦、號爲曲盡、然汎論纖悉、而實體未該。故知九變
之實、匪躬知言之選、難備矣。凡精慮造文、各競新麗。

多欲練辭莫肯研術落落之玉或亂乎石碌碌之石
時似乎玉精者要約匱者亦少博者該贍無者亦繁
辯者昭哲淺者亦露奧者複隱詭者亦典或義華而
聲悴或理拙而文澤知夫調鐘未易張琴實難伶人
告和不必盡窅瓜擗之中動用揮扇何必窮初終之
韻魏文比篇章於音樂蓋有徵矣夫不截盤根無以
驗利器不剖文奧無以辯通才才之能通必資曉術
自非圓鑿區域大判條例豈能控引清源制勝文苑
哉是以執術馭篇似善弈之窮數禁術任心如博塞
之邀遇故博塞之文借巧儻來雖前驅有功而後援

難繼少既無以相接多亦不知所刪乃多少之非惑
何妍蚩之能制乎若夫善弈之文則術有恒數按部
整伍以待情會因時順機動不失正數逢其極機入
其巧則義味騰躍而生辭氣叢雜而至視之則錦綉
聽之則絲簧味之則甘腴佩之則芬芳斷章之功於
斯盛矣夫驥足雖駿纏牽忌長以万分一累且廢千
里况文体多術共相弥綸一物携貳莫不解体所以
列在一篇備總情變譬三十之輻共成一轂雖未足
覩亦鄙夫之見也

贊曰

文場筆苑有術有門務先大体鑑必窮深乘一總万
舉要治繁思無定契理有恒存

時序第四十五

時運交移質文代變古今情理如可言乎昔在陶唐
德盛化鈞野老吐何力之談郊童含不識之歌有虞
繼作政阜民暇薰風詩於元后爛雲歌於列臣及其
美者何乃心樂而聲泰也至大禹敷土九序詠功成
湯聖敬猗欵作頌逮姬文之德盛周南勤而不怨太
王之化淳邠風樂而不淫幽厉昏而板蕩怒平王微
而黍離哀故知歌謠文理與世推移風動於上而波

震於下者春秋以後角戰英雄六經泥蟠百家颯駭
方是時也韓魏力政燕趙任權五蠹六風嚴於奏令
唯齊楚兩國頗有文學齊開莊衢之第楚廣蘭臺之
宮孟軻賓館荀卿宰邑故稷下扇其清風蘭陵鬱其
茂俗鄒子以談天飛譽騶奭以雕龍馳響屈平聯藻
於日月宋玉交彩於風雲觀其豔說則籠罩雅頌故
知曄燁之奇意出乎縱橫之詭俗也爰至有漢運接
燔書高祖尚武戲儒簡學雖禮律草創詩書未逞然
大風鳴鶴之歌亦天縱之英作也施及孝惠迄于文
景經術頗興而辭人勿用賈誼抑而鄒枚沉亦可知

已遠孝武崇儒潤色鴻業禮樂爭輝辭藻競鶩柏梁
展朝讌之詩金堤製恤民之詠徵枚乘以蒲輪申主
父以鼎食擢公孫之對策歎兒寬之疑奏買臣負薪
而衣錦相如滌器而被繡於是史遷壽王之徒嚴終
枚臯之屬應對固無左篇章亦不匱遺風餘采莫與
比盛越昭及宣實繼武績馳騁石渠暇豫文會集雕
篆之軼材發綺縠之高喻於是王褒之倫底祿待詔
自元暨成降意圖籍笑玉屑之諫清金馬之路子雲
銳思於千首子政讐校於六藝亦已美矣爰自漢室
迄至成哀雖世漸百齡辭人九變而大抵所歸祖述

楚辭靈均餘影於是乎在自哀平陵替光武中興深
懷圖讖頗略文華然杜篤獻誅以免刑班彪參表以
補令雖非旁求亦不遐棄及明帝疊耀崇愛儒術肆
禮璧堂講文虎觀孟堅珥筆于國史賈逵給禮於端
頌東平擅其懿文沛王振其通論帝則藩儀輝光相
照矣自安和已下迄至順桓則有班傳三崔王馬張
蔡磊落鴻儒才不時乏而文章之選存而不論然中
興之後群才稍改前轍華實所附斟酌經辭蓋歷政
講聚故漸靡儒風者也降及靈帝時好辭製造義皇
之書開鴻都之賦而樂松之徒招集淺陋故楊賜號

爲驪堯蔡邕比之俳優其餘風遺文蓋蔑如也自獻
帝播遷文學蓬轉建安之末區宇方輯魏武以相王
之尊雅愛詩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辭賦陳思以
公子之豪下筆琳琅並體貌英逸故俊才雲蒸仲宣
委質於漢南孔璋歸命於河北偉長從宦於青土公
幹徇質於海隅德璉綜其斐然之思元瑜展其翩翩
之樂文蔚休伯之儔子俶德祖之侶傲雅觴豆之前
雍容衽席之上灑筆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談笑觀其
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並志深而
筆長故梗槩而多氣也至明帝纂戎制詩度曲徵篇

章之士置崇文之觀何劉群才迭相照耀少主相仍
唯高貴英雅顧盼合章動言成論於時正始餘風篇
體輕澹而嵇阮應繆並馳文路矣逮晉宣始基景文
克構並跡沉儒雅而務深方術至武帝惟新承平受
命而膠序篇章弗簡皇慮降及懷愍綴旒而已然晉
雖不文人才實盛茂先搖筆而散珠太冲勳墨而橫
錦岳湛曜聯璧之華機雲標二俊之采應傅三張之
徒孫鞏成公之屬並結藻清英流韻綺靡前史以爲
運涉季世人未盡才誠哉斯談可爲歎息元皇中興
披文建學劉刀禮吏而寵榮景純文敏而優擢逮明

帝東哲雅好文會升儲御極孳上講藝練情於誥策
振采於辭賦庾以筆才逾親溫以文思益厚掄揚風
流亦彼時之漢武也及成康促齡穆哀短祚簡文勃
興淵乎清峻微言精理函滿玄席澹思醲采時灑文
囿至孝武不嗣安恭已矣其文史則有袁殷之曹孫
于之輩雖才或淺深珪璋足用自中朝貴玄江左稱
盛因談餘氣流成文體是以世極延邇而辭意夷泰
詩必柱下之旨歸賦乃漆園之義疏故治文變染乎
世情興廢繫乎時序原始以要終雖百世可知也自
宋武愛文文帝彬雅秉文之德孝武多才英采雲構

自明以下文理替矣尔其縉紳之林霞蔚而颺起王
袁聯宗以龍章顏謝重葉以鳳采何范張沈之徒亦
不可勝也蓋聞之於世故略舉大較暨皇齊馭宝運
集休明太祖以聖武膺錄高祖以睿文纂業文帝以
貳離含章中宗以上哲興運並文明自天緝遐景祚
今聖歷方興文思充被海岳降神才英秀發馭飛龍
於天衢駕騏驎於万里經典禮章跨周轅漢唐虞之
文其鼎盛乎鴻風懿采短筆敢陳颺言讚時請寄明
哲

贊曰

蔚映十代辭采九變樞中所動環流無倦質文公時
崇替在選終古雖遠駿焉如面

文心雕龍卷第九

文心雕龍卷之十

物色第四十六

春秋代序陰陽慘舒物色之動心亦搖焉蓋陽氣萌
而玄駒步陰律凝而丹鳥羞微蟲猶或入感四時之
動物深矣若夫珪璋挺其惠心英華秀其清氣物色
相召人誰獲安是以獻歲發春悅豫之情暢滔滔孟
夏鬱陶之心凝天高氣清陰沈之志遠霰雪無垠矜
肅之慮深歲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遷辭以情發
一葉且或迎意蟲聲有足引心况清風與明月同夜
白日與春林共朝哉是以詩人感物聯類不窮流連

萬象之際沈吟視聽之區寫氣圖貌既隨物以宛轉
屬采附聲亦與心而徘徊故灼灼狀桃花之鮮依依
盡楊柳之貌杲杲爲出日之容漣漣擬雨雪之狀喈
喈逐黃鳥之聲嘒嘒學草蟲之韻皎日嘒星一言窮
理參差沃若兩字連形並以少總多情貌無遺矣雖
復思經千載將何易奪及離騷代興觸類而長物貌
難盡故重沓舒狀於是嗟峨之類聚歲華之群積矣
及長卿之徒詭勢瓌聲模山範水字必魚貫所謂詩
人麗則而約言辭人麗活而繁句也至如雅詠棠華
或黃或白騷述秋蘭綠葉紫莖凡摛表五色貴在時

見若青黃屢出則繁而不珍自近代以來文貴則似
類情風景之上鑽貌草木之中吟詠所發志惟深遠
體物爲妙功在密附故巧言切狀如印之印泥不加
雕削而曲寫毫芥故能瞻言而見貌印字而知時也
然物有恒姿而思無定檢或率爾造極或精思愈踈
且詩騷所標並據要害故後進銳筆怯於爭鋒莫不
因方以借巧即勢以會奇善於適要則雖舊彌新矣
是以四序紛迴而入興貴閑物色雖繁而折辭尚簡
使味飄飄而輕舉情曄曄而更新古來辭人異代接
武莫不參伍以相變因革以爲功物色盡而情有餘

者曉會通也若乃山林阜壤實文思之奧府略語則
闕詳說則繁然屈平所以能洞監風騷之情者抑亦
江山之助乎

贊曰

山沓水匝樹雜雲合目既往還心亦吐納春日遲遲
秋風颯颯情往似贈興來如答

才略第四十七

九代之文富矣盛矣其辭令華采可略而詳也虞夏
文章則有臯陶六德夔序八音益則有贊五子作歌
辭義溫雅萬代之儀表也商周之世則仲虺垂誥伊

尹敷訓吉甫之徒並述詩頌義固為經文亦師矣及
乎春秋大夫則脩辭聘會磊落如琅玕之圃焜燿似
縟錦之肆遠教擇楚國之令典隨會講晉國之禮法
趙襄以文勝從饗國僑以脩辭扞鄭子太叔美秀而
文公孫翬善於辭令皆文名之標者也戰代任武而
文士不絕諸子以道術取資屈宋以楚辭發采樂毅
報書辯以義范睢上疏密而至蘇秦歷說壯而中李
斯自奏麗而動若在文世則楊班傳矣荀况學宗而
象物名賦文質相稱固巨儒之情也漢室陸賈首發
奇采賦孟春而選典誥其辭之富矣賈誼才穎陵軼

飛兔議摠而賦清豈虛至哉枚乘之七發鄒陽之上
書膏潤於筆氣形於言矢仲舒專儒子長純史而麗
縵成文亦詩人之告哀馬相如好書師範屈宋洞入
夸豔致名辭宗然覆取精意理不勝辭政揚子以爲
文麗用寡者長卿誠哉是言也王褒構采以密巧爲
致附聲測貌冷然可觀子雲屬意辭人最深觀其涯
度幽遠搜選詭麗而竭才以鑽思故能理贍而辭堅
矣桓譚著論富號猗頓宋弘稱薦爰比相如而集靈
諸賦偏淺無才故知長於諷論不及麗文也敬通雅
好辭說而坎壈盛世顯志自序亦蚌病成珠矣三班

兩劉奕葉繼采舊說以爲固文優彪歆學精向然王
命清辯新序該練璿璧產於崑岡亦難得而踰本矣
傳毅崔駰光采比肩瑗寔踵武龍世厥風者矣杜篤
賈逵亦有聲於文跡其爲才也崔傳之未流也李充
賦銘志慕鴻裁而才力沈膈垂翼不飛馬融鴻儒思
洽登高吐納經範華實相扶王逸博識有功而絢綵
無力延壽繼志瓌穎獨標其善圖物寫貌豈枚乘之
遺術歟張衡通贍蔡邕精雅文史彬彬隔世相望是
則竹柏異心而同貞金玉殊質而皆寶也劉向之奏
議旨切而調緩趙壹之辭賦意繁而體踈孔融氣盛

於爲筆禰衡思銳於爲文有偏美焉潘勗憑經以騁
才故絕群於錫命王朗發憤以託志亦致美於序銘
然自卿淵已前多後才而不課學雄向已後頗引書
以助文此取與之大際其分不可亂者也魏文之才
洋洋清綺舊談抑之謂去植千里然子建思捷而才
儻詩麗而表逸子粲慮詳而力緩故不競於先鳴而
樂府清越典論辯要迭用短長亦無情焉但俗情抑
揚雷同一響遂令文帝以位尊減才思王以勢窘益
價未爲篤論也仲宣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辭少
瑕累摘其詩賦則七子之冠冕乎琳瑯以符檄擅聲

徐幹以賦論標美劉楨情高以會采應瑒學優以得
文路粹揚脩頗懷筆記之工丁儀邛鄆亦含論述之
美有足筭焉劉邵趙都能攀於前脩何晏景福堯光
於後進休琰風情則百壹標其志吉甫文理則臨卅
成其采嵇康師心以遣論阮籍使氣以命詩殊聲而
合響異翮而同飛張華短章奕奕清暢其鷦鷯寓意
即韓非之說難也左思立才業深覃思盡銳於三都
拔萃於詠史無遺力矣潘岳敏給辭自和暢鍾美於
西征賈餘於哀誄非自外也陸機才欲窺深辭務素
廣故思能入巧而不制繁士龍朗陳以識檢亂故能

布采鮮淨敏於短篇孫楚綴思每直置以踈通摯虞
述懷必循規以溫雅其品藻流別有條理焉傳玄篇
章義多規鏡長虞筆奏世執剛中並植幹之實不非
群華之韓萼也成公子安選賦而時美夏侯孝若具
體而皆微曹攄清靡於長篇李膺辨切於短韻各其
善也孟陽景福才綺而相持可謂魯衛之政尤弟之
文也劉琨雅壯而多風盧諶情發而理昭亦遇之於
時勢也景純艷逸足冠中興郊賦既穆穆以大觀仙
詩亦飄飄而凌雲矣庾元規之表奏靡密以閑暢溫
太真之筆記循理而清通亦筆端之良工也孫盛子

實文勝爲史準的所擬志乎典訓戶牖雖異而筆彩
略同袁宏發軔以高驪故卓出而多偏孫綽規旋以
矩步故倫序而寡狀殷仲文之孤興謝叔源之間情
並解散辭體縹緲浮音雖滔滔風流而大澆文意宋
代逸才辭翰鱗萃世近易明無勞甄序觀夫後漢才
林可參西京晉世文苑足儷鄴都然而魏時話言必
以元封爲稱首宋來美談亦以建安爲口實何也豈
非崇文之盛世招才之嘉會哉嗟夫此古人所以貴
平時也

贊曰

才難然乎性各異稟一朝綜文千年凝錦餘采徘徊
遺風籍甚無日紛雜皎然可品

知音第四十八

知音其難哉音實難知知實難逢逢其知音千載其
一乎夫古來知音多賤同而思古所謂日進前而不
御遙聞聲而相思也昔儲說始出子虛初成秦皇漢
武恨不同時既同時矣則韓囚而馬輕豈不明鑒同
時之賤哉至於班固傳毅文在伯仲而固嗤毅云下
筆不能自休及陳思論才亦深排孔璋敬禮請潤色
歎以爲美談季緒好詆訶方之於田巴意亦見矣故

魏文稱文人相輕非虛談也至如君卿脣舌而謬欲
論文乃稱史遷著書諮東方朔於是桓譚之徒相顧
嗤笑彼實博徒輕言負誚况乎文士可妄談哉故鑒
照洞明而貴古賤今者二主是也才實鴻懿而崇已
抑人班曹是也學不逮文而信偽迷真者樓護是也
醬醜之議豈多歎哉夫麟鳳與麀雉懸絕珠玉與礫
石超殊白日垂其照青眸寫其形然魯臣以麟爲麀
楚人以雉爲鳳魏氏以夜光爲怪石宋客以燕礫爲
寶珠形器易徵謬乃若是文情難鑒誰曰易分夫篇
章雜沓質文交加知多偏好人莫圓該慷慨者逆聲

而擊節醞藉者見密而高蹈浮慧者觀綺而躍心愛
奇者聞詭而驚聽會已則嗟諷異我則沮棄各執一
隅之解欲擬萬端之變所謂東向而望不見西墻也
凡操千曲而後曉聲觀千劍而後識器故圓照之象
務先博觀閱喬岳以形培塿酌滄波以喻畎增無私
於輕重不偏於憎愛然後能平理若衡照辭如鏡矣
是以將閱文情先標六觀一觀位體二觀置辭三觀
通變四觀奇正五觀事義六觀宮商斯術旣形則優
劣見矣夫綴文者情動而辭發觀文者披文以入情
沿波討源雖幽必顯世遠莫見其面覘文輒見其心

豈成篇之足深患識照之目淺耳夫志在山水琴表
其情況形之筆端理將焉匿故心之照理譬目之照
形目瞭則形無不分心敏則理無不達然而俗監之
迷者深廢淺售此莊周所以笑折楊宋玉所以傷白
雪也昔屈平有言文質踈內象不知余之異采見異
唯知音耳楊雄自稱心好沈博絕麗之文其事浮淺
亦可知矣夫唯深識鑒奧必歡然內懽譬春臺之熙
衆人樂餌之止過客蓋聞蘭爲國香服媚彌芬書亦
國華翫澤方美知音君子其垂意焉

贊曰

洪鍾萬鈞、夔曠所定良書、盈篋妙鑒、迺訂流鄭、淫人無或失聽、獨有此律、不謬蹊徑、

程器第四十九

周書論士方之梓材、蓋貴器用而兼文采也、是以樸斲成而丹雘施、垣墉立而雕朽附、而近代詞人務華棄實、故魏文以爲古今文人之類、不護細行、葦誕所評、又歷詆群才、後人雷同混之一貫、吁可悲矣、略觀文士之疵、相如竊妻而受金、楊雄嗜酒而少筭、敬通之不循廉隅、杜篤之請求無厭、班固誦實以作威、馬融黨梁而黷貨、文舉傲誕以速誅、正平狂慙以致戮、

仲宣輕脆、以躁競、孔璋惚恫、以麤踈、丁儀貪婪、以乞貨、路粹鋪啜、而無耻、潘岳詭禱、於愍懷、陸機傾仄、於賈郭、傅玄剛隘、而詈臺、孫楚佞悞、而訟府、諸有此類、並文士之瑕、累文既有之、武亦宜然、古之將相、旣咎實多、至如管仲之盜竊、吳起之貪淫、陳平之污黠、絳灌之讒嫉、公茲以下、不可勝數、孔光負衡、據鼎而仄媚、董賢况班馬之賤職、潘岳之下位、哉、王戎開國、上秩而鬻官、囂俗况馬杜之磬懸、丁路之貧薄、哉、然子夏無虧於名儒、璿冲不塵乎竹林、者名崇而譏減也、若夫屈賈之忠貞、鄒枚之機覺、黃香之淳孝、徐幹之

沈默豈曰文士必其玷歟蓋人稟五材修短殊用自
非上哲難以求備然將相以位隆特達文士以職卑
多誚此江河所以騰湧消流所以寸析者也名之却
揚旣其然矣位之通塞亦有以焉蓋士之登庸以成
務爲用魯之敬姜婦人之聰明耳然推其機綜以方
治國安有大夫學文而不達於政事哉彼揚馬之徒
有文無質所以終乎下位也昔庾元規才華清英勳
庸有聲故文藝不稱若非台岳則正以文才也文武
之術左右惟宜郤縠郭書故舉爲元帥豈以好文而
不練武哉孫武兵經辭如珠玉豈以習武而不曉文

也是以君子藏器待時而動必發揮事業固宜蓄素以
剛中散悉以彪外榘榘其質豫章其幹摘文必在緯
軍國負重必在任棟梁窮則獨善以垂文達則泰時
以騁績若此文人應梓材之士矣

贊曰

瞻彼前脩有懿文德聲昭楚南采動梁北雕而不器
貞幹誰則豈無華身亦有光國

序志第五十

文心者言爲文之用心也昔消子琴心王孫巧心心
哉美矣夫故用之古來文章以雕縵成體豈效鄒諛

之群言雕龍也夫宇宙綿邈黎獻紛雜後萃出穎智
術而已歲月飄忽性靈不居騰聲飛實制作而已夫
有肖貌天地稟性五行擬耳目於日月方聲氣於風
雷其超出萬物亦已靈矣形同草木之脆名踰金石
之堅是以君子處世樹德建言豈好辨哉不得已也
余生七齡乃夢彩雲若錦則攀而採之齒在踰立則
常夢索源不述先哲之誥無益後生之慮蓋文心之
作也本乎道師乎聖體乎經酌乎緯交乎騷文之樞
紐云亦極矣若論文叙筆則品別區分原始以表時
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統一篇以上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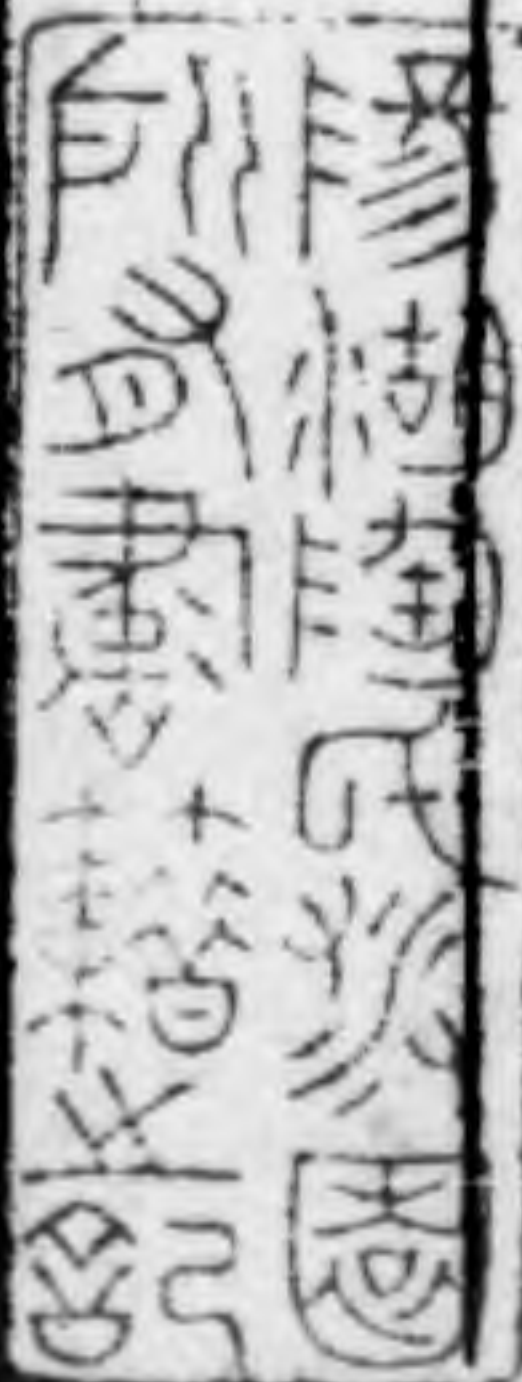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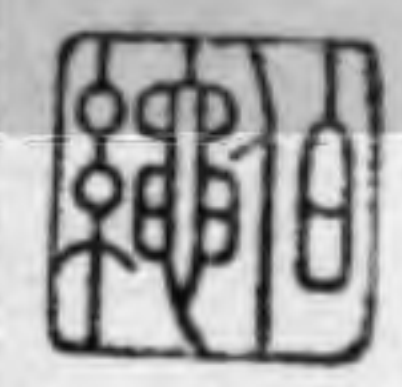
領明矣至於剖情析采必籠圈條貫摛神往圖風勢
幽遠包會徧閱聲字崇替於時序環照於才略怡暢
於知音耿介於程噐長懷序志以馭群篇下篇以下
毛目顯矣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數其為文用四十
九篇而已夫銓序一文為易彌綸群言為難雖復輕
採毛髮深極骨髓或有曲意密源似近而遠辭所不
載亦不可勝數及其品列成文有同乎舊談者非雷
同也勢自不可異也有異乎前論者非苟異也理自
不可同也同之與異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務折衷
按轡文雅之場環絡藻繪之府亦幾乎備矣但言不

盡意前聖所難識在瓶管何能規短茫茫往代既沈
余聞渺渺來世諒塵彼觀也

贊曰

生也有涯無涯惟智逐物實難憑性良易傲岸泉石
咀嚼文義文果載心余心有寄

文心雕龍卷第十終



黃叔琳注本隱秀篇增出四百餘字係據錢功甫得
阮華山宋槧本鈔補而記的跋後則謂以永樂大典
舊本較勘凡阮本所無者悉無然後知其真出偽撰云云
輒近四部書影印界亦據錢功甫說滿在皮兩沒
於歧未知孰是殆亦影印界之誤也日康當與五藏祖同記
又據黃注本隱秀篇風動林樾本奪一朔字影印本奉作涼字



